

温暖的问候

文/兰丽芬



一个星期就只有这么一天，也只有这么几个小时，手机握在手里，没有信息，也没有一个电话，就好像一个空壳，心里无比落寞。

心里沉重，握着手机默默地走着。这时候手机响了，看着屏幕上的显示，是妈妈打来的，心里瞬间欢悦了起来，便滑向了接听键，说了声：“喂，是妈妈吗？”那头传来了一阵吵闹声，奇怪，家里怎么了，怎么会那么吵。我清晰地听到妹妹说：“你们别吵了，妈在给姐打电话呢。”原来有小孩在我们家啊！

这么想着，妹妹的声音就在那头传了过来：“姐，在高中过得好吗？那里的同学好相处吧！”没想到妹妹还真啰嗦，我什么也没说，就随便“嗯”了声。每次跟妹妹说话，她的话最多，她总向我抱怨说：在家里好累，要做很多的家务活。这时候她总忘不了对我说一句，你真好，都不用做什么的。我也只能笑笑，便应付了过去。她又说：“就算你在家，也还是一样，也不会做多少家务的。”

妹妹很勤快，家里的家务大都是她做的，作为姐姐，我真的很惭愧。

“姐，你在听我说话吗？”

我忙说：“嗯，在听，你们什么时候去学校啊？”

“等一下就去了。”

“那去的时候就叫弟弟和你一起去啊！跟弟弟说别总是去掏什么鸟窝了。”

“嗯，知道了！”

“对了，姐，妈妈要跟你说话。”

我应了声：“嗯！”随后，那头传来了妈妈的声音：“芬啊！在学校好吗？钱还有没有，没有了记得要打电话回来啊！”我不知道要怎么说了，就应了声“够了”。

妈妈又说：“最近天气变冷了，你拿去的衣服能保暖吗？要不要我从家里给你带些过去。”

我回答道：“不用了，这里的衣服够多了。”

“芬啊！你什么时候回家啊？前几个星期杀了头猪，都要卖完了，知道你喜欢吃新鲜的瘦肉，就叫你爸爸留了很多，拿去你大伯家给保鲜起来。”

瞬间，有种想哭的冲动。

电话那头说了很多，而我却模糊了。整理情绪，对着电话那头的母亲说：“知道了，妈，先看看有什么假放两天那样，我才有时间啊！路又远，月假才一天，回不了。瘦肉，你们吃吧！不用等我了。我在这里挺好的。”

“没事，多着呢！我们也吃不完，你们姐妹在学校，我们在家也不怎么吃。等你回来了，还有呢。”

这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了，就应了声“嗯！”

要挂电话的时候，妈妈特别嘱咐：“记得要多穿衣服，别感冒了。离家远，要学会照顾自己。”

“嗯！知道了。”有时候不得不说妈妈真的很啰嗦，却不得不承认她很细心。

挂了电话，感觉这寒冷的天气不再那么冷了。

(作者为天峨高中 1706 班学生)

说“风草”

文/陆思彤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是古书里《论语·颜渊》中的句子。而风行草偃的“风草”壁字，也许就是从这千古绝句里提炼出来的呢。

在一个没有阳光的早晨，微风轻轻地吹着。我们一行人带着这个疑问来到了六排镇拉垌狮子山上的“风草”壁字前，驻足，抬头静静地凝视着这千秋绝笔，感受这壁字的宏伟雄浑，我仿佛穿越了时空，眼前涌现出的是这“风草”壁字的前世传奇。

话说，在清光绪十年，光绪帝任命一个叫杨庄政的官员前往天峨纳州汉堂府任职。杨庄政领命后立即动身前往天峨纳州。殊不知，这一去，不仅改变了当地百姓的生活，还影响了他自己。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当时天峨老街上住着一位官员，名叫叶春山。这位官员非常厉害，他上欺州府，下压百姓，是个吸人血汗的寄生虫；他虽然家财万贯，但是目无国法；他私设牢房，作威作福，任意鱼肉乡里；百姓对他可谓是恨之入骨，但又对他毫无办法。百姓只好默默地忍受着，默默地乞求上天赶快把这个十恶不赦的寄生虫给灭了，还百姓一个安宁。可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老百姓的心也渐渐冰冷。就在这时，老天，动手了。

领命后的杨庄政次日便乘船沿红水河而上，当船抵达六排镇老街码头时，已是傍晚时分。杨庄政乘了一天的船，早已是身心疲惫，上了岸，杨庄政带着兵丁在老街找了一户人家请求借宿一晚。谁知，这户人家便是叶春山家。叶春山不知他是朝廷任命来纳州任职的官员，上下打量了一会儿，瞧见杨庄政的穿衣打扮朴素简便，以为是从外地来的百姓，便慢慢地说：“我叶某家从不夜宿不速之客，以防不测。”听罢，杨庄政又恳求他借一匹马，但叶春山侧目而视不予理会，拂袖而去。没办法，杨庄政只得带着兵丁，打着火把连夜步行去纳州。

次日，杨庄政走访了老街的黎民百姓，了解到当地的一位官员欺诈朝廷，压榨百姓，此人就叫叶春山。杨庄政在详知此人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丑陋面目后，大为震惊。想不到世上竟有这般人在这里祸害百姓，鱼肉乡里，不禁为之愤怒。随即下定决心，立即挥笔奏本，百姓纷纷画押，上报朝廷。光绪帝大为震怒，立即下令巡案明察暗访。待祥知叶春山的罪行后，一刻都不容缓，将其发落治罪。百姓听闻无不拍手称快，纷纷称赞杨

姓的心也渐渐冰冷。就在这时，老天，动手了。

家乡的豆腐

文/吴秀安

我吃过一些地方的豆腐，然而，在我的印象中，还是家乡的豆腐特别，妈妈做的豆腐最美味。

晚饭后，妈妈拿出了黄豆，我就知道妈妈准备做我爱吃的豆腐了。拿出黄豆，妈妈便开始把黄豆中的沙子和坏黄豆拣了出来，拣好黄豆后，妈妈就把黄豆倒入桶中用水泡着。

第二天清晨起床，不经意间瞥了那桶，桶中的情景吸引了我，黄豆已变得硕大而饱满，黄豆如同鱼儿一般慵懒地躺在冰凉的水底。妈妈把黄豆倒入豆浆机磨成浆，再把刚磨好的豆浆倒入锅中，豆浆在锅中“咕噜、咕噜”地跳跃着，小儿戏水般，浪花翻滚，香气四溢。

豆浆在锅中滚了一会儿后，妈妈把它舀出，倒入滤网中。豆浆从滤网里跑出来，把豆渣留在滤网中。在滤好的豆浆中加入卤水，半支烟的功夫，豆浆就变成了豆腐仔(书名豆腐脑)，豆腐仔就是酿豆腐之前的一道开胃菜。将豆腐仔与辣椒酱混合一起吃，味道鲜美。妈妈每次做豆腐时，我都会吃得饱饱的。豆腐仔刚做好，妈妈就说：“你二叔说豆腐仔做好了叫他，他说他好久没吃到豆腐仔了。”我拿起手机便给二叔打了一个电话。

吃完开胃菜之后，妈妈就把豆腐仔倒入豆腐箱中压一压，这又得等上一小段时间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豆腐仔就形成了豆腐块儿了，拿起一小块豆腐，品尝一下。嗯，香气扑鼻，松松软软的。

想吃到主菜并不是那么容易，主菜还要花一点时间，主菜名为酿豆腐。把洗净的韭菜和肉一起剁碎，再配上一些自己喜欢的调料，馅料就可以了。妈妈通常先把豆腐小块的一边，用小刀划开一个口子，让豆腐多出一个小口袋，然后把馅料装进“口袋”里。

而我与姐姐则是妈妈的助手，说是助手，其实什么忙也帮上，基本上每个步骤和细节，都是妈妈亲力亲为。在装馅料的时候，我时常会弄破一两处，妈妈就笑我，这时我就趁机不干了。

酿豆腐的最后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煎。煎酿豆腐的油温不能太高，温度太高豆腐会糊，太低，豆腐没有金黄的颜色和醇脆的香味。当酿豆腐出锅时，一口咬下，豆腐里面的馅料和汁，热乎乎的。我喜欢把酿豆腐蘸着辣椒酱吃，很合人口。

家乡的豆腐，妈妈做的豆腐，那魂牵梦萦的味道，是我童年的最爱和记忆。

(作者为天峨高中 1711 班学生)

庄政，奔走相告杨庄政是上天派来的神仙，是来惩罚罪恶的叶春山的。

为此，杨庄政以这件事情为依据把自己喻为高德君子“风”，把那为非作歹的叶春山喻为“草”。于是，便书写了“风草”二字并刻在石壁上以发泄自己对时世的感慨，并用于警示后人。

至此，故事便结束了。

回过神来，眼前呈现出的是这雄伟瑰丽的“风草”壁字。再次凝望着这刚劲潇洒的“风草”壁字，我不禁感慨道，原来，早在百年前，“风草”壁字竟有这般传奇经历。而此时此刻，我的心里，充满了对“风草”壁字的深深敬畏之情。

(作者为天峨高中 1606 班学生)



碎了的水晶

文/杨秋润

有人说“前世五百次的回眸，才换得今生的擦肩而过”。这句话，说明了相逢的不容易，但是又何尝不能用来描述重逢呢。

还小的时候，一个午后，我和陌陌相逢了，从此我就有了一个好朋友。在那条通往学校的路上，每天都有我和陌陌的欢笑声。我永远忘不了她那双眼睛，纯净透亮得像月牙。有时，陌陌会幽幽地哭，眼睛里似乎有抹不干的水雾，闪耀璀璨……

真的，那时候的陌陌就是我心里一块没有瑕疵的水晶，纯真美丽，在我的心里完美地保存着。

太阳热得不想在她的怀抱里停留一秒，我火急火燎地往家赶，一个路人与我擦肩而过，浓郁的香水味扑鼻而来，刺激着我的神经。我转过头去看，是一个和我个头差不多的女孩，头发五颜六色，穿着 CD 迷你裙。啊不……不就是陌陌吗？

可是我的脑海里却浮现出陌陌从前单薄的身影竟和现在这个女孩如此吻合，我使劲摇了摇头，怀疑自己大白天出现了幻觉。

刚伸开一只脚，却发现肩膀被人拉住。浓郁的香水味迅速把我包围。转过来，我看见了那个女孩。她的脸上画了很浓的妆，她的头发非常时尚。她“咳咳咳”的干咳声把我礼貌的视线拉回。“你是小可吗？你还记得我吗？”她拼命地摇了摇我的手。是陌陌么，她的力气什么时候有这么大了？

“我是小可。你是陌陌么？”我推开了她的手，疑惑地问。

“我是啊”。

“那你现在……”

“哎。我初中时读书不好嘛，刚上初三就不读书了，现在和我姑姑一起卖衣服。你看我现在的衣服好看吗？”

接下来的时间我都不知道我说了些什么，只是机械地答复着。直到转身告别，眼泪从眼角肆意地滑落，滴在地面上。被炙热的大地烘烤得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留下。是啊，一切都走了，什么没有留下。我不断地告诉自己，B 陌陌没有变，她还是和以前一样可爱。

可是在我心里的这块水晶却毫无预料地碎裂，一块块纹理分明的碎片，向四周滚动。

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要让我们重逢？为什么不让我们重逢的美丽永远留在心里？

(作者为天峨高中 1710 班学生)